

中原官话兗菏片东明话名词研究

支平贤, 阿迪拉·阿不里米提*

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2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2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9月4日

摘要

本文以中原官话兗菏片东明话名词为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结合文献研究的方法, 系统分析东明话名词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 探究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居住环境群体对方言名词的知晓率、使用率差异及影响因素, 并预测其发展趋势。研究发现, 东明话名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居民对方言认同感强烈, 方言知晓率、使用率受年龄、居住环境等因素显著影响, 整体传承态势积极。本研究可为中原官话词汇研究及地方方言文化保护提供实证支撑与理论参考。

关键词

东明方言, 词汇, 名词, 使用差异

A Study on the Nouns of Dongming Dialect in Yanhe Section of Zhongyuan Mandarin

Pingxian Zhi, Adilla·Ablimit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27, 2026; accepted: August 24,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4,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nouns of Dongming dialect in Yanhe area of Zhongyuan Mandar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the method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interview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phonetic,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nouns in Dongming dialect, and to explore the awareness rate, usage rate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alect nouns in different age,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and living environment groups, and to predict its development trend.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nouns in Dongming dialect have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sidents have a strong sense of dialect identity. The awareness rate and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支平贤, 阿迪拉·阿不里米提. 中原官话兗菏片东明话名词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9): 86-93.

DOI: 10.12677/ml.2026.149901

utilization rate of dialect are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age, living environment and other factors, and the overall inheritance trend is positive. This study can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and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Zhongyuan Mandarin vocabulary and the protection of local dialect culture.

Keywords

Dongming Dialect, Vocabulary, Nouns, Usage Vari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方言是一个地域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 对一个地域的方言进行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课题, 语言学界和地方政府对此都予以高度重视[1]。中原官话是北方官话的重要分支, 分布遍及豫、鲁、皖、苏等省, 其词汇系统承载着厚重的中原文化底蕴。自 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汉语方言普查以来, 以钱曾怡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山东方言进行了系统调查与分区研究, 钱曾怡、高文达、张志静将山东方言分为东西两区四片, 《中国语言地图集》在此基础上将鲁西南地区划归中原官话兗菏片, 涵盖菏泽、济宁、枣庄及临沂部分县市, 方言兼具过渡性与独特民俗价值[2]。

兗菏片方言研究已积累一定成果: 在专志与单点研究方面, 钱曾怡主编的《山东方言志丛书》已出版 26 种, 对片区内多个方言点的语音、词汇、语法做了系统描写; 《泗水方言研究》《费县方言语音研究》等专著进一步探讨了过渡地带方言的特征。词汇与语法层面, 钱曾怡对古知庄章声母在山东方言中的分化做了深入考察, 岳立静研究了日照方言知庄章和精见端的读音类型, 岳立静、钱曾怡还通过口语高频词比较探讨了方言分区的词汇依据。此外, 《山东方言研究》对山东方言词法、句法的系统梳理, 也为名词研究提供了理论参照。然而, 现有研究多侧重语音描写与词汇辑录, 对名词系统的分类考察与社会语言学分析尚显不足。

东明方言归属中原官话兗菏片, 其名词系统扎根黄河农耕文明, 完整保留地方生产生活习俗, 是区域文化的鲜活载体, 其词汇系统尤其是名词, 蕴含着当地独特的历史记忆与民俗特色, 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3]。就现有成果来看, 东明方言研究仅有十余篇, 且多散见于词汇札记与语保工程调查材料, 针对东明话名词的系统性研究仍较为薄弱, 存在明显研究缺口。因此, 本文从中原官话兗菏片东明话名词角度出发, 对其特点及分类进行系统梳理, 通过查阅著作、借鉴先贤研究成果及内省确定词语, 辅以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调查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文化程度社会群体的知晓与使用情况并分析差异, 进而预测东明话名词的发展趋势, 挖掘其背后的地域文化价值, 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及地方文化保护提供新的实证材料与理论视角。

2. 东明话名词特点

从方言谱系来看, 东明方言地处中原官话兗菏片西端边缘, 隔黄河与豫东郑开片相接, 是兗菏片向豫东官话过渡的前沿地带[4]。与兗菏片已有研究成果相比, 东明方言在语音、词汇、语法上呈现出独特特点。语音上, 菏泽、巨野等片内中心方言点知庄章组字多表现为“书读 fu、水读 fei”的唇齿化音变, 而东明话名词则呈现知庄章与精见组合流的独特格局(“张、蒸、书”读如“姜、经、虚”), 音变方向更

接近豫东; 词汇上, 片区共享“半熟”“年下”等特征词, 但东明话名词中黄河农耕文化词(如“麦秸垛”“条需”“面托得”)保留更为完整, 且与豫东词汇相似度明显高于片内东部各; 语法上, 修饰语后置语序、人称代词近代汉语遗留等为片区共性, 但东明话“咧”兼作语气词、助词、名词等多功能用法, 与单县“嘞”形成类型学呼应又自有特点。综上, 东明话名词在兖菏片谱系中处于“边缘过渡、共性中有个性”的特殊位置, 具体表现如下。

2.1. 语音特点

东明方言处于北方方言区的中原官话片, 属郑洛官话, 有显著的方言特征[4]。东明话名词的语音特色主要体现在方言变读、连读变调、轻声及儿化韵四个方面, 均围绕名词使用场景展开, 具有较强的地域性。其一, 方言变读现象突出, 部分名词的声母、韵母或声调与普通话存在明显差异, 如“条需”(扫帚)、“面托得”(油条), 其读音与普通话标注差异显著, 是东明话名词最直观的语音特征。其二, 存在连读变调现象, 名词在连贯表达中, 前后音节声调相互影响发生调型变化, 如“苹果”(píng guǒ)在东明话中连读时, 调型发生改变, 读为类似“pín gē”的发音。其三, 轻声用法常见, 部分名词在特定语境(如句末、口语连读)中失去原有声调, 变为轻声, 如名词“猫”(māo)在口语交际中常读作轻声“mao”。其四, 儿化韵使用普遍, 部分名词末尾添加卷舌化韵尾“儿”形成儿化韵, 部分则先改变前一韵母再形成儿化韵[5], 如“眼气儿”(羡慕), 儿化韵的使用使东明话名词更具口语化、地域化特征。

2.2. 词汇特点

中原官话特色词研究主要指能体现方言特色的词汇研究, 包括方言特征词[6]。词汇是语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展现一种语言或方言独特之处的重要标志。方言词汇尤为明显, 它直接关切到不同方言区人们交往的可行度问题[7]。东明话名词的词汇特点集中体现为地域独特性与语言融合性, 具体包括三类情形。一是存在大量方言特有名词, 此类词汇仅通行于东明本地, 方言名词与地方生产、民俗息息相关, 折射出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与社会风貌, 如“条需”(扫帚)、“面托得”(油条)、“麦秸垛”(麦根堆)等, 是东明话名词区别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的核心特征。“麦秸垛、条需、面托得”等词汇是黄河农耕文化载体, 其旧式工具名词消亡本质是传统生产方式消失[8]。二是存在方言借词与方言化词汇, 东明话通过吸收周边方言、历史语言中的词汇, 经方言化改造后融入自身名词系统, 如“土坷垃”(土块)、“卡费”(咖啡), 反映了方言间的语言接触与融合。三是复合名词及名词短语具有地域特色, 部分名词由多个词素组合而成, 或形成固定搭配的名词短语, 如“柳编”(用柳条编制的各类物品), 其意义具有整体性, 且承载着当地的生产生活文化。

2.3. 语法特点

东明话名词的语法特点主要体现在修饰关系与句法功能两个方面, 与普通话存在一定差异, 且均围绕名词展开。在修饰关系上, 东明话名词与形容词、数量词、其他名词的修饰搭配方式具有地方特色, 修饰语的位置、形式与普通话有所不同, 如“房子大”(普通话“大房子”), 通过调整修饰语语序体现方言语法特点, 且该表述均以名词为核心。在句法功能上, 部分东明话名词在特定语境下可承担特殊句法角色, 或形成独特句法结构, 但均未脱离名词的核心属性, 如以名词“麦秸垛”为核心的“麦秸垛在田间”, 其句法功能虽有地域特色, 但始终围绕名词的指代功能展开, 避免了与名词无关的句法句式堆砌。

3. 东明话名词知晓及使用情况

本章反映了人们对于东明话名词的知晓情况以及这些词语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应用情况。通过对本

次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深入了解本地区对于东明话名词知晓和使用情况，并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和影响因素。具体情况如下。

Table 1. A table of nouns’ awareness and usage in Dongming dialect (N = 35, N = 80)
表 1. 中原官话兗菏片东明话名词知晓和使用情况表(调查词项 N = 35，样本量 N = 80)

序号	词语	知晓人数	知晓率(%)	使用人数	使用率(%)	序号	词语	知晓人数	知晓率(%)	使用人数	使用率(%)
1	月门地	59	74	45	57	19	挤布机的	24	30	24	30
2	小小雀	51	64	51	64	20	隔蚤	80	100	43	54
3	气清	75	94	51	63	21	清道	80	100	63	79
4	明几个	80	100	73	91	22	将将儿	80	100	60	75
5	过明儿	77	96	71	89	23	蝎虎的	80	100	55	69
6	甜树杆	71	88	50	62	24	砍刀	23	29	23	29
7	燕面蝠儿的	60	75	40	50	25	吗嗑的	18	23	18	23
8	老鸱	48	60	31	39	26	火头	80	100	41	52
9	树蛰蛰	45	56	30	37	27	牙花的	80	100	50	62
10	铺陈	40	50	23	19	28	手脖的	17	21	17	21
11	扁嘴的	73	91	53	66	29	冰凌块儿	16	20	16	20
12	蚰蟥	50	63	41	51	30	黑家	13	16	13	16
13	水簸箕	35	44	35	44	31	腓锤的	80	100	46	58
14	落黑儿	34	43	34	43	32	眉骨头	80	100	65	78
15	夹道	29	36	29	36	33	大拇手指头	80	100	67	83
16	仵佬	25	31	25	31	34	小拇手指头	80	100	66	82
17	槽火	80	100	62	76	35	雪皮	80	100	72	89
18	洋火	80	100	37	46						

注：使用 = 偶尔用 + 常用。

如表 1 所示，中原官话兗菏片东明话名词的知晓及使用情况分析如下：

不同社会特征的调查对象对中原官话与普通话的客观认知、主观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方言词汇的使用[9]。一般对普通话评价越高的调查对象，使用东明话名词词语的机会越少。行为倾向与语言态度相一致，因此调查对象心理促进了中原官话兗菏片东明话名词词语的使用率逐渐降低。中原官话兗菏片东明县名词的平均知晓率和使用率均高于 50%，相对来说知晓率和使用率较高。首先，这是因为东明话作为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的主要交流工具，具有深厚的地域文化根基和广泛的社区使用基础。在家庭、社区、乡村等非正式场合，东明话名词的使用尤为普遍。这种高度的语言接触和使用环境使得东明话名词在本地居民中具有较高的知晓率和使用率。其次，虽然推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但农村小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使用方言进行教育教学，这有助于保持方言名词在年轻一代中的知晓率。并且，东明话作为鲁西南地区的一种方言，其名词系统包含了许多反映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生活、历史文化的特有词汇，这些词汇具有较高的地域辨识度和文化价值，在本地居民中享有较高的知晓率和使用率，而且本地居民对东明话的积极态度和高度语言认同感也影响其对东明话名词的知晓率和使用率。

4. 东明话知晓及使用情况差异及原因分析

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居住环境群体对东明话名词的知晓率、使用率存在显著差异，结合数据特征提炼核心规律，并针对性分析差异形成原因，具体如下，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awareness rate and usage rate of nouns in different groups of Dongming dialect
表 2. 不同群体东明话名词知晓率、使用率对比

维度	群体	平均知晓率	平均使用率
年龄	青少年	66%	47.5%
	青年	74.28%	51%
	中年	78%	66.4%
	老年	99.4%	98.9%
性别	男	68.8%	48.6%
	女	76.7%	64.8%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87.4%	74.9%
	初中	75.86%	59.9%
	高中/中专/职高	67%	50.7%
	大专及以上	73.6%	49.2%
居住地	县城	68.8%	53.18%
	农村	71.8%	57.8%

注：该表格基于 80 名调查对象的有效问卷数据整理，聚焦东明话名词的知晓与使用情况，清晰地呈现不同群体的差异特征。

4.1. 群体差异表现

结合上表数据，东明话名词知晓率、使用率的群体差异呈现明确规律：一是年龄维度，知晓率、使用率随年龄增长呈显著正相关，老年群体(知晓率 99.4%、使用率 98.9%)最优，青少年群体(知晓率 66%、使用率 47.5%)最低；二是性别维度，女性知晓率(76.7%)、使用率(64.8%)均高于男性(分别为 68.8%、48.6%)；三是文化程度维度，整体呈现“学历越低，知晓率、使用率越高”的趋势，小学及以下群体表现最优，高中/中专/职高群体最低，大专及以上群体略高于初高中群体；四是居住环境维度，农村居民知晓率、使用率均高于县城居民。

4.2. 差异形成原因分析

1) 年龄因素：年龄是影响东明话名词知晓率、使用率的核心因素，二者呈正相关。老年群体成长于 20 世纪 60~80 年代，农村人口占绝对多数，城镇化率极低，方言是唯一交际工具；加之 1952 年至 1963 年东明曾划归河南郑州专区、开封专区管辖十一年，豫东方言的影响进一步强化了本地话的使用。这一代人多数未接受系统普通话教育，方言词汇储备最为丰富。中年群体成长于改革开放初期，80 年代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富余劳动力开始外出务工，1985 年新石铁路东明站建成后流动人口迅速增加，中年人普通话使用频率高于老年人，对传统生产生活类专有名词的掌握有所下降。青年与青少年群体成长于城镇化加速期，“十四五”期间东明县城建成区拓展至 29.2 平方公里，城镇化率突破 58.9%，黄河滩区迁建工程全面完成，居住环境剧变、学校全面推普及互联网普及，使年轻一代方言接触机会大幅减少，知

晓率和使用率最低。

2) 性别因素: 女性东明话名词的知晓率、使用率普遍高于男性, 这与东明县传统性别分工和人口流动特征密切相关。在农村地区, 男性长期是外出务工主力, 如刘楼镇等典型农业乡镇, 青壮年外出务工曾是主要收入来源, 男性日常交际以普通话为主, 方言使用机会减少; 而女性更多留居本地, 承担家庭照料、育儿及社区交往等角色, 在邻里互动、集市贸易、婚丧嫁娶等场合大量使用方言, 名词接触和保留更为完整。即使在县城, 女性在家庭内部、邻里交往、菜市场等日常场景中的方言使用频率也普遍高于男性。

3) 文化程度因素: 小学和大专及本科群体知晓率较高, 初中、高中群体相对较低, 呈“两头高、中间低”的 U 型分布, 这与东明县教育政策演变和推普进程直接相关。小学及以下群体以老年人为主, 成长于教育普及率低、推普尚未全面展开的年代, 1986 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才将推普列为首要任务, 90 年代方针才从“大力提倡”调整为“大力推行”, 因此这一代人受影响最小, 方言名词储备最完整。初高中群体成长于推普全面深化时期, 2001 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学校以普通话为基本教学用语, 山东省 2004 年将语言文字规范化纳入教育督导, 东明县中小学课堂及校园交流均以普通话为主, 且初高中学生多住校, 方言使用场合大幅减少。大专及本科群体年龄相对较大, 童年少年时期仍有较多方言接触, 大学阶段外出求学后才全面转向普通话, 因其语言能力较强, 知晓率高于初高中生, 但使用率较低。

4) 居住环境因素: 农村居民知晓率、使用率高于县城居民, 这是东明县城市化进程和城乡二元结构在语言层面的直接反映。农村地区相对封闭, 人口流动性低, 尽管 80 年代后外出务工增多, 但留守群体仍以方言为主要交际工具; 农村学校虽教学语言转向普通话, 但课间、放学后及家庭交往仍以方言为主, 黄河滩区等偏远地区方言生态保存更完整。县城则截然不同, 近十几年城市化加速, 棚户区改造和城市更新使城区人口快速集聚, 2017 年前后城区常住人口已突破 16 万, 外来人口增多、商业行政领域以普通话为通用语; 县城学校全面推普, 且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大量涌入使生源更加多元, 方言使用进一步减少。因此农村居民方言接触和使用机会更多, 知晓与使用情况相对较高。

5. 东明话名词的调查实施方法与发展趋势预测

本文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聚焦东明话名词开展系统性调查, 明确调查流程与核心细节, 并结合调查数据预测东明话名词的发展趋势, 具体如下。

5.1. 调查点的选择

首先, 东明县位于鲁西南平原黄河南岸, 是黄河入鲁第一县, 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文。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其方言在语言接触与交流中具有一定的过渡性特征, 融合了黄河上下游及南北地域的语言元素, 具有较高的方言研究价值。同时, 东明县的历史文化积淀丰富, 方言词汇中可能蕴含着诸多反映地方风土人情、民俗习惯和历史变迁的特色词汇, 对研究方言与地域文化的关系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其次, 至 2021 年底, 东明县共辖城关街道、渔沃街道、东明集镇、刘楼镇、陆圈镇、马头镇、三春集镇、大屯镇、武胜桥镇、菜园集镇、沙窝镇、小井镇、长兴集乡、焦园乡共 2 个街道 10 个镇 2 个乡, 共 399 个行政村、7 个社区, 有 921 个自然村。在 2022 年年末, 东明县常住人口 75.03 万人, 全县共有 21 个民族, 主要是汉族, 少数民族有 20 个, 分别为俄罗斯族、回族、布朗族、蒙古族、纳西族、藏族、水族、苗族、彝族、黎族、壮族、傣族、布依族、哈尼族、朝鲜族、土家族、满族、白族、侗族, 少数民族共计 1.1 万余人[10]。东明县人口复杂, 方言演变复杂。

选择东明县作为兖菏片方言名词调查的地点,既可以深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中原官话兖菏片方言,揭示方言内部的多样性,探讨方言与文化、社会变迁等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又可以利用丰富的语言生态,获取准确的语言数据,为方言研究提供宝贵的案例和数据支持。

5.2. 调查实施方法

本次调查以东明话名词为核心,分三个阶段有序开展,重点明确名词的搜集、筛选及正式调查流程,确保调查数据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具体流程如下:

1) 名词搜集阶段(2024年1月15日~1月24日):通过查阅著作、访谈等方式,搜集整理出103个具有代表性的东明话名词。

2) 名词筛选阶段(2024年2月1日~2月12日):针对不同群体,对搜集到的名词进行筛选。调查者使用普通话提问,被调查者使用东明方言回应,记录各名词的知晓率,最终筛选出35个名词,作为调查的核心对象。

3) 正式调查阶段(2024年2月14日~2月21日):选取80名调查对象,重点调查其对35个东明话名词的知晓率和使用率,同时了解对方言的情感态度。

5.3. 东明话名词发展趋势预测

结合调查对象对东明话名词的使用频率、情感态度及对后代学习方言的意愿,本文对东明话名词的发展趋势做出如下预测。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数据呈现出“表面乐观、隐忧暗藏”的复杂态势:整体使用率和情感认同度较高,但代际断裂、词汇磨损和传承动力不足等潜在危机已有所显现,不宜做出过于乐观的判断。具体分析如下:

1) 使用频率:整体不低,但代际差异暗藏传承断裂风险

调查显示,63.8%的调查对象经常使用东明话,8.8%完全使用,二者合计72.6%;仅11.3%完全使用普通话,20%普通话使用频率较高。从表面看,东明话使用比例不低,似乎传承基础稳固。然而,这一数据掩盖了严重的代际结构问题:72.6%的使用率主要由中老年群体和农村居民支撑,青年群体使用率已显著下降。方言主要存活于家庭、邻里等非正式场合,且高度依赖老年群体的在场。一旦老年群体逐渐离世而青年群体未能有效接续,方言使用的“人口基础”将面临断崖式萎缩。换言之,当前的高使用率更多是“存量维持”而非“增量传承”,可持续性存疑。

2) 情感态度:认同度高,但存在“态度-行为”脱节

调查显示,居民对方言的情感态度整体积极:85%认为方言有必要存在,94%不认为方言粗鄙,84%认为方言消失会感到可惜,93%愿意参与方言保护。这些数据表明东明话在情感层面仍有较强的社会认同基础。但需警惕的是,情感认同并不等于实际使用,更不等于主动传承。93%的人愿意参与保护,更多是抽象的态度表达而非具体的行动承诺。现实中,即便普通话使用频率较高的群体在家庭场景中仍会使用部分东明话,但其词汇量、词汇丰富度已远不及上一代,大量特色名词已从日常表达中流失。这种“情感上珍惜、行动上无力”的悖论,是方言传承面临的深层困境。^[11]

3) 后代学习意愿:刚过半数,传承动力明显不足

51.3%的调查对象会鼓励后代学习东明话,仅7.5%不鼓励。从比例看支持者多于反对者,但51.3%的鼓励率恰恰说明传承动力已显不足——接近半数家庭持消极或中立态度。若单独统计青年父母群体的意愿,比例可能更低。更值得关注的是,“鼓励学习”不等于“能够学会”。在学校全面推普、社会通用语为普通话的大环境下,即便家庭鼓励,儿童接触方言的机会也极为有限,往往只能听懂而不会说,或只会说简单日常用语而无法掌握特色名词。这种“被动接受”而非“主动习得”的状态,难以支撑名词系统

的完整传承。

综合来看, 东明话名词系统正处于持续萎缩的演变过程中。当前双语使用并非稳定状态, 而是方言向普通话单向靠拢的过渡阶段, 呈现“普通话为主、方言为辅”的不对称格局, 随着代际更替, 使用者的方言能力将逐代递减, 最终可能退化为仅能听懂、不会使用的“半方言”状态。与此同时, 名词系统的磨损程度远超预期, 不仅旧物工具类名词因使用场景消失而消亡, 大量承载地方民俗与生活认知的特色名词也因代际传承断裂而加速流失, 核心文化价值趋于消解。^[12]尽管居民在情感上认同方言价值, 但在城市化、人口流动、教育政策等结构性力量面前, 个体意愿难以扭转整体趋势, 方言保护陷入“有心无力”的困境。因此, 东明话名词的未来更可能呈现“核心词汇缓慢萎缩、特色名词加速流失、使用场景持续收窄”的态势, 如何将情感认同转化为有效的传承行动, 是方言保护亟待破解的关键课题。

6. 结语

中原官话在汉语发展史上的地位无以取代, 对现代汉语各大方言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过巨大影响。^[13]本文以中原官话兗菏片东明话名词为研究对象, 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系统探究了东明话名词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 分析了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居住环境群体对东明话名词的知晓率、使用率差异及形成原因, 并结合调查数据预测了其发展趋势, 最终形成以下核心研究结论: 东明话名词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语音上存在方言变读、儿化韵等特征, 词汇上包含大量特有名词与方言化词汇, 语法上在修饰关系与句法功能上区别于普通话; 东明话名词的知晓率、使用率受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居住环境影响显著, 呈现出“老年优于青少年、女性优于男性、农村优于县城、低学历优于高学历”的规律; 东明话名词整体传承态势则是表面乐观、隐忧暗藏, 将持续使用且双语使用者占比提升, 但部分旧物工具类名词将随生活方式变化逐渐消亡。

本研究弥补了现有东明方言研究中对于东明话名词系统性研究的不足, 丰富了中原官话兗菏片词汇研究的实证材料, 为汉语方言学研究及东明方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同时,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局限: 调研对象仅选取 80 名东明县居民, 样本量有限, 且覆盖范围未涵盖东明县所有乡镇, 调研数据的客观性与代表性仍有提升空间; 研究未深入探究东明话名词与地域文化(如民俗、生产生活)的内在关联, 也未针对旧物工具类名词的消亡机制展开专项分析。

参考文献

- [1] 金有景, 金欣欣. 20 世纪汉语方言研究述评[J]. 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 91-100.
- [2] 辛永芬. 中原官话学术史梳理与研究展望[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62(2): 96-102+155.
- [3] 陈红. 山东菏泽方言词汇浅析[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 2010(5): 97-98.
- [4] 张呈柱. 东明方言语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03.
- [5] 郜世涛. 东明方言语音词汇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7.
- [6] 赵丽萍. 中原官话词汇和语法研究概说[J]. 现代语文, 2018(6): 19-23.
- [7] 时洪艳. 鲁西南方言探微[J]. 文教资料, 2011(34): 40-43.
- [8] 陈建民. 从方言词语看地域文化[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7(4): 29-36.
- [9] 吴永焕. 山东郓城方言研究[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8.
- [10] 东明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东明县志(1986-2005) [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庄初升. 汉语方言的代际传承与活态保护[J]. 人民论坛, 2024(14): 102-106.
- [12] 游汝杰. 汉语方言学导论(修订本)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
- [13] 贺巍. 中原官话分区(稿) [J]. 方言, 2005(2): 136-147.